

社会主义竞赛是 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

叶弗斯塔菲耶夫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4454

社会主义竞赛是 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

叶弗斯塔菲耶夫 著

傅 也 俗 译

工 人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苏联經濟学碩士叶弗斯塔菲耶夫寫的一篇關於社会主义競賽問題的論文。作者首先根据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論述了社会主义競賽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的事業中的偉大作用，然后指出在組織和領導社会主义競賽时应着重注意的問題，最后根据苏維埃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說明了社会主义競賽的巨大成果。

Г. ЕВСТАФЬЕ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
МЕТО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РОФИЗДАТ—1955

本書根据苏联工会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
“社会主义工業企業經濟問題”一書中的一篇文章譯出。

社会主义競賽是建設共產主义的方法

〔苏联〕叶弗斯塔菲耶夫 著

傅 也 俗 譯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1,000字 印张：1 2/16 印数：1—(30,000)

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2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統一書号：327·10

定价：(7)0.12元

統一書号: 4007·10

定价: (7) 0.12元

苏联人民在共产党英明的领导下，正在顺利地解决着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同时表现了群众性的劳动英勇精神和创造主动性的新的光辉的范例。

全民性的社会主义竞赛，是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主动性的显明的表现，它包括了城乡广大劳动者阶层。

社会主义竞赛是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这种生产关系在我国建立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劳动人民摆脱了剥削制度的沉重条件和枷锁，并且，正如列宁所说的，将他们引上了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苏维埃的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和发挥天才与才干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场所。

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即为自己、为自己社会的劳动代替了强制性的劳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摆脱了剥削的工作人员间的同志般合作与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对抗、竞争和敌视的关系，分散和相互陷害的关系。

我们共产党的伟大奠基人、苏维埃国家的组织者列宁，发现了社会主义竞赛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是教育劳动者、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和广泛吸引其参加国

家、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强有力的工具，是建設共產主義新社會的方法。

還在蘇維埃政權最初的年代，列寧就已指出：在我國已為真正的創造性的勞動，為開展群眾性的競賽开辟了廣闊的場所，這種競賽為勞動者表現自己的才能和顯露天才創造了廣泛的可能性。1918年1月，列寧在全俄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說道：“以前，人類全部的智慧及其天才的創造，都是為了將全部技術與文化財富給一部分人，而另外一部分人則被剝奪了最必需的東西，即教育和發展。現在全部技術的奇迹和文化的成就已變成全民的財富，今後人類的智慧和天才將永遠不會變成暴力的工具和剝削的工具了。我們既了解這一點，為了這一極其偉大的歷史任務，難道不值得工作和貢獻出全部力量嗎？”列寧當時表現了堅決的信心：“勞動人民會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工作的，因為在他們身上蘊藏着偉大的革命、復興和革新的力量。”^①列寧指出，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來組織競賽，應當是建設新社會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務之一。

偉大列寧的天才預見已完全被証實了。蘇聯人民以建設性的勞動創造使社會主義祖國富強起來，並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競賽的基礎上，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中不斷獲得了新的成就。

* * *

競賽的可能性，產生於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有計劃的共同活

^①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第436—437頁。

动，它是劳动协作的结果。马克思曾指出：“社会接触本身就能引起竞赛，就促使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增强生命力，以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劳动能力”^①，从劳动的协作中便会产生联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也就是会产生新的劳动生产力，这劳动生产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群众力量。但是，竞赛的性质并不决定于人们的共同生产活动的事实本身，而是决定于那些产生这一活动的社会条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和劳动相对立的，是与劳动不相容的、敌对的力量，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竞赛。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剥削雇佣工人劳动的基础上的，就其本质来说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性质，就决定了联合劳动过程的特点与特性。

资本主义的劳动协作是生产组织的形式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是“资本所应用的一个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更为有利地榨取劳动过程”^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注定了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的完全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协作，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强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劳动组织形式。

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建筑在其上的残酷剥削的条件下，人的劳动变成了可诅咒的东西，变成了沉重而令人厌恶的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90页。

② 同上，第401页。

負担，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桎梏。

資本主义的生產方式消滅着个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独立性，使个人的倡議在劳动中不可能大量地表現出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競賽產生于共同劳动的条件，產生于劳动协作基礎上的工作接触，但却表現为競爭的形式。按照馬克思所下的定义，資本主义的競爭“就是为了利潤的競賽”。在帝國主义时期，在壟斷集团統治的条件下，競爭和壟斷是同时並存的，而且競爭是依靠於壟斷的。現代壟斷資本时期的競爭，意味着对一切進取心和精力实行空前野蛮的压抑。競爭压制了大多数群众即99%的劳动者的勇敢的倡議，并且正像列寧所說的，它意味着競賽为財政欺詐、專制、效忠社会上層所代替。

我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根本改变了社会生產的性質和劳动过程本身的内容。在人类的歷史上，在我國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產方式，它實現着“嶄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社会紀律，即自覺的和联合起來了的工作者底紀律，这些工作者是不承認任何束縛和权力的，除了自己联合体底权力外……”^①

社会主义消滅了資本主义生產所特有的工人（社会主要生產力）和劳动条件之間的对抗性的脱离現象，創造了生產者与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新方式——新的社会生產方式，它是建筑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擺脫了剝削的創造性劳动的基礎上的。

① 參看“列寧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93頁。

推翻資本的統治，一切主要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組織對生產資料有計劃的社會使用，即建立那種建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直接生產者擺脫了剝削的創造性勞動的基礎上的新的生產方式，為每一個人表現自己的一切體力與精神的才能开辟了廣泛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發展，是根據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客觀經濟規律來實現的，是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決定的。

社會經濟規律反映着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客觀的社會生活過程。規律反映着過程的實質和性質以及這些過程的必然性、永恒性和不可避免的重複性。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決定着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即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同時也決定着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即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完善。包含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中的這一社會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和實現這一目的所自然必需的手段，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它們反映着確定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即確定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的經常的和主要的因素，並決定着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过程。

但是，客觀的經濟規律並不是自發地實現的，而是通過人民群眾的行動實現的。外界的規律，正如列寧所指出，是人們有目的的活動的基礎。人們不能改變或取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但是人們可以發現它、認識它和利用它為社會謀福利。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是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剝削雇傭勞動的基礎上的，所以恩格斯寫

道：經濟規律，“不管無政府狀態如何，还是在無政府狀態之中，通過無政府狀態而表現出來。它們（規律）表現于唯一保留下來的社會聯系之中，即表現于交換之中，而作为強制的競爭規律，來對生產者發生作用”①。

与此相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是建築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上的，人剝削人的現象消滅了，人們為自己 and 為自己的社會而勞動，生產的客觀目的及其結果是同千百萬人的利益和意志相符合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過程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按照馬克思所下的定義來說，不是強加於人們身上的盲目的規律，而是“他們的協同一致的理性所把握所統治的規律，把生產過程放在他們共同的統制下”②。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的生活條件及其社會行動的規律（以前它是與人們相對立、與人們無關并統治着人們的自然規律），是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的。人們運用這些規律是完全自覺的，因此這些規律是服從人們的統治的。人們自己完全自覺地創造着自己的歷史。

認識并自覺地運用客觀的社會經濟規律，是我們共產黨活動及其政策的基礎。

我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英明的政策，是有科學根據的，它依靠於深刻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依靠於全面估計社會主

① 參看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1953年版，第394頁。

② 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7頁。

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它构成苏维埃制度的生命基础。苏联共产党依靠对经济规律的認識来确定苏维埃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一定的目的和规定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并组织苏联人民去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歷史任务。

由共产党所經常引导的、明显地表现在全民性社会主义競賽中的苏联城乡劳动人民的偉大的創造性活动，是我國人民有组织、有意識地利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規律的表现，是正在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我國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事业獲得成就的决定性条件。

共产主义产生于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創造活动的結果中，成长和巩固于千百万群众日常的創造性劳动中。社会主义競賽是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是依靠千百万劳动群众日益增長的積極性和創造主动性的。

在社会主义競賽中，鮮明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社会生产的客观目的的一致性，这个目的就是：保証最大限度地滿足整个社会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以及千百万人的个人利益与志向。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群众劳动英勇精神的客观的物質基础，是提高廣大劳动群众創造主动性的用之不竭的泉源，这种創造主动性的目的就是在高度技術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發展和完善。

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規律，其作用是和建筑在社会主义競賽基础上的千百万劳动者日常創造性劳动的活动直接联系着的。競賽的規模以及它所包括的每个时期社会生产各个方面与各个过程的深

度，均可表明劳动群众掌握和利用我國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的程度。

社会主义競賽是社会主义生產方式的客觀必然性。

社会主义的生產方式，沒有劳动剝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生產方式，使廣大劳动群众產生了前所未見的、資本主义制度下所不能有的精力和主动性，社会主义生產方式还產生了真正群众性的、全民的競賽。

社会主义的生產关系，是生產力發展的强大动力，是使社会主义生產不断增長与完善的泉源。表現社会主义生產关系的群众的競賽，是苏維埃社会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和动力。

社会主义生產是在全國範圍內按計劃組織的社会生產。在社会主义生產过程中所建立的人們之間的联系，不是外在的联系，而是內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導源于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有計劃地組織劳动則是社会主义生產內部所特有的發展因素，是实际存在着的計劃，这个計劃是劳动者本身生动的实际活动的表現。社会主义制度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泉源也正在于此。

社会主义生產方式的特点，就是劳动者有了完全新的作用。直接生產者在生產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和过去完全不同了。直接生產者的自覺的和有計劃的創造性活动，是决定劳动过程、劳动組織和劳动紀律的决定性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產的發展依靠于直接生產者的自覺的創造性活动，表現出自由的創造性劳动的偉大与力量。

社会主义生產方式創造了真正群众性的生產力，这种生產

力是在社会主义競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依靠于擺脫了剝削的創造性劳动，依靠于劳动群众的廣泛自动性、創造性和主动性。

社会主义競賽的基本原則，就是先進者給予落後者以同志般的幫助，以便達到普遍的提高。這一競賽的原則根本不同于資本主义競爭的原則，資本主义的競爭是使弱者遭到失敗与死亡，使强者獲得勝利与統治。

随着社会主义的勝利，社会主义競賽变成了爭取劳动組織和生產組織的高級形式、爭取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產率的真正全民的群众性运动。而劳动生產率——列寧教導我們說——是新的社会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整个社会劳动生產率的提高是和建立現代化的大工業相联系的，它要求發展現代化大工業的物質基礎——燃料、鋼鐵、机器制造業和化学工業的生產，並要求提高全体人民群眾的文化技術水平、巩固劳动紀律和改善劳动組織。

列寧認為提高社会劳动生產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还在苏維埃國家建立的初期，当制定着手社会主义建設的計劃时，列寧即指出，無產階級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剝奪剝削者和鎮壓剝削者反抗这一任务的基本完成，建立比資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結構这一根本任务，即提高劳动生產率以及为此必需建立高度的劳动組織这一根本任务，就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

列寧認為，組織社会主义競賽对解决提高劳动生產率的任務有着巨大的意义。

我國共產黨在以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斯大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堅決地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政策；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並實現了全部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

為了貫徹列寧的遺訓，共產黨不遺余力地開展了社會主義競賽，以動員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和主動性去解決當前的經濟與文化建設的任務。這就保證了我國經濟不斷地、迅速地增長，保證了國民經濟各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蘇聯1953年的工業產量與1924—1925經濟年度相較，增加了28倍，鋼的生產增加了20倍，煤增加了18倍，電力增加了44倍。機器制造工業和化學工業發展的速度更快。

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現在仍繼續不倦地發展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我國經濟基礎的基礎，是國家國防能力的基礎。1953年與1940年相比，鋼的生產增加了一倍，煤差不多增加一倍，石油增加了70%，電力幾乎增加了兩倍。機器制造工業企業出產的機器設備增加了2.8倍。蘇聯工業的生產基金，於此期間，增加了50%，而1953年的工業生產量比1940年的水平高1.5倍。

開展群眾性社會主義競賽以來的25年間，蘇聯工業勞動生產率差不多提高了5倍，建築業和鐵路運輸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5倍，而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勞動生產率比革命前的農業提高了兩倍左右。僅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靠提高勞動生產率就使蘇聯工業增加了價值419億盧布的產品，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增加的產值是127億盧布。在1940—1950年這個時期內，在蘇聯工業全部增加的產品中，有70%是靠提高勞動生產

率增加的，而在第五个五年計劃中，工業品的增加要有 $\frac{3}{4}$ 是靠提高劳动生產率來實現的。

工業生產和劳动生產率这样非常迅速的提高，可証明我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國家制度極优越于資本主义制度。

* * *

社会主义破天荒第一次給人們开辟了真正热爱自己的劳动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創造用于滿足全民和整个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的物質財富，从而也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福利，每个劳动者都有可能全面地运用自己的才能。

社会主义宣布了劳动是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首要义务和光荣事業，并实际地保證了人們的劳动权，即保證了人們獲得有保證的工作的权利。这一权利在我國已用立法形式固定在苏联憲法中了。苏联憲法第十二条这样規定着：“按‘不劳动者不得食’之原則，劳动为苏联每一有劳动能力公民之应尽义务与光荣事業。”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則，表現了新的、僅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吸引人們参加劳动的方法，表現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深刻的結合。

列寧說，吸引人們参加劳动的問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最困难的問題。在我國，在社会主义經濟制度勝利和社会主义生產力不斷提高的基礎上，這一問題已順利地解决了。而且這一問題是如此解决的，以致使我國發展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正确結合和內在統一得到了保證。

按劳分配可使每一个人將自己的一切才能貢獻到工作中

去，并可使他們根據社會需要和要求來不斷地發揮自己的才能。

在我國，在個人與集體之間，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沒有不可調和的現象。社會主義將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了。

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來吸引人們參加勞動的社會主義方法証明了：勞動是整個社會和社會每個成員的經濟必需及其首要的、基本的生活條件。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作為獲取生活物質資料的唯一合法與容許來源的人的勞動，才能受到真正的重視。因此，社會主義社會每個公民的個人勞動也就有了巨大的社會意義。個人勞動和個人才能在決定社會主義社會每一公民的地位與狀況中起着真正巨大的和決定性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創造了社會與個人對勞動關懷的真正的一致性，並充分表現了作為人的有目的的活動的勞動的自然特性，這一活動的目的就是創造滿足人類需要所必需的物質財富。

列寧將“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第一根本原則，並從其中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基礎、力量的泉源和社會主義徹底勝利的保證。列寧寫道：“‘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任何一個勞動者都懂得的。這是所有一切工人，所有一切貧農以至中農，所有度過貧困生涯的人，所有靠工錢生活過的人都同意的。^{9/10}的俄國居民贊成這個真理。社會主義底基礎，社會主義力量之不可湮沒的泉源，社會主義最終勝利之不可摧毀的保障，也就在這個簡單的，十分簡單和再明顯不過的真理中。”^①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表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

劳动組織的类型。按劳分配的原則是社会主义劳动組織的基礎，是提高劳动紀律和廣大人民群众創造主动性的有力因素。因此，日益增長的、不斷發展的群众社会主义競賽，乃是固定在社会主义基本領導原則中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組織底不可分割的特性。

列寧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工作人員从个人物質利益上來关心發展社会主义生產的重要意义。他曾指出，准备千百万人过渡到共產主义并实现这一过渡，不是直接依靠于热情，而是要借助於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热情，是依靠个人利益、依靠个人的关心、依靠經濟核算。

确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的社会主义原則，使每个人把对自己工作的关心和社会財富直接联系起來，而使其个人的物質福利和其劳动数量与質量成正比例。由此可見，改善每个劳动者物質狀況的必要性已变成重要的社会关怀。所以，按劳分配是我國社会主义競賽借以發展的群众創造主动性的有力的、用之不竭的泉源。

在社会主义競賽中，充分地、徹底地表現并揭示了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原則的真正力量，以及这一原則对吸引人們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全面發展和运用自己才能的意义，并表現和揭示了这一原則在保証社会主义社会工作人員的个人利益方面，在使社会和个人对劳动的物質与精神的刺激的正确結合方面所起的作用。

① 見“列寧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9—410頁。